

方言语法论丛

第 六 辑

FANGYAN
YUFA
LUNCONG

学术顾问 / 沈家煊

主 编 / 刘丹青 李 蓝 郑剑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方言语法论丛

第六辑

FANGYAN
YUFA
LUNCONG

学术顾问 / 沈家煊

主 编 / 刘丹青 李 蓝 郑剑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言语法论丛. 第6辑 / 刘丹青, 李蓝, 郑剑平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61 - 5656 - 8

I. ①方… II. ①刘…②李…③郑… III. ①汉语方言—语法—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1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181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吴连生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25
插 页 2
字 数 409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汉语的逻辑这个样,汉语是这样的

——为赵元任先生诞辰 120 周年而作之二 沈家煊(1)

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两大任务:语法库藏与显赫范畴 刘丹青(17)

汉语方言中的处置式和“把”

字句 李 蓝 曹茜菁(Hilary M. Chappell)(35)

语义地图:破解方言虚词比较中偏侧关系的利器 李小凡(89)

广州话中几个同形的叹词和句末语助词 麦 耘(109)

神木方言的语气副词“敢”及其来源 邢向东 周利芳(121)

“正”“在”“着”的历时考察

——以元明清白话语料和山东话为中心 孟子敏(148)

西昌方言的“少 + A”结构 郑剑平(159)

闽南方言情态动词补语“卜”的产生、演变和消亡 陈曼君(174)

天镇方言动态助词“张” 荆亚玲 王 婵(194)

山东费县(刘庄)方言中的“一的”式形容词 明茂修(206)

四川德阳黄许镇湘方言岛的代词系统 饶冬梅(217)

昆明方言“X 法”及“指代词 + 谓词性成分 + 法”特殊

构式分析 荣 晶 丁崇明(228)

吴语绍兴柯桥话“一量(名)”短语研究 盛益民(242)

山西方言的选择问句 史秀菊(258)

认同与拥有

——陕西关中方言的亲属领属及社会关系领属的

格式语义 唐正大(277)

湘语益阳方言的处置式 夏俐萍(300)

四川中江双凤方言的一些语流音变现象 阳 蓉(314)

四川木里汉语方言的词缀“家”	曾小鹏 (324)
川北方言中的副词“便”	张俊之 (331)
汝州方言若干程度副词例析	张院利 (336)
新邵湘语的语气助词“去哩”	周敏莉 (342)
安徽庐江话的反事实传信标记“照讲”	朱华平 (357)
浙江景宁畲话的语序及其表达功能	胡 方 (367)
附录 第一至第五届会议论文集目录	(374)
后记	(383)

汉语的逻辑这个样,汉语是这样的

——为赵元任先生诞辰 120 周年而作之二*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 要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逻辑的特点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汉语逻辑的特点是由汉语语法的特点决定的。本文:“照着说”,对赵先生的论述作全面如实的介绍;“接着说”,结合笔者的“名动包含说”和“用体包含说”,对赵先生的观点进一步加以综合和阐释。

关键词 赵元任 汉语逻辑 名动包含 用体包含

一 解题

题目的意思是“汉语的逻辑之所以这个样,是因为汉语是这样的”。汉语就是这样,经常用两个句段的并置来表达意义上的各种关联,又比如“你不去,我去”,“因为”“但是”“如果”之类的关联词都可以不用。尽管某些语法学家指责这样的说法含糊不清,这仍然是老百姓经常采用的口头表达方式,交流中一般不会引起误解。大导演比利·怀尔德提出过著名的“编剧十大原则”,第七条叫“刘别谦定理”:给出二加二,让观众自己去得到等于四的答案。刘别谦(Ernst Lubitsch)是20世纪初好莱坞

* “之一”为《“零句”和“流水句”》一文,载《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本文初稿为第六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

最出名的喜剧大师，他的编剧原则就是尊重观众的智力。比如在他拍摄的《风流寡妇》里，丹尼洛上校溜进索尼娅夫人家里去向夫人求爱，翻墙出来的时候，看院子的狗爬到墙头冲他叫，他回头说了句：“没有意大利腊肠了。”一句话就让观众明白，这家伙之前是怎么绕过凶恶的大狗靠近夫人的，而不需要专门拍出用腊肠引诱狗的戏，不然就是低估观众的智力，因为大家都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张明 2009）。“善删者字去而意留”（《文心雕龙·熔裁》），汉语就是一种遵循“刘别谦定理”的语言，简单明了，从不多余，让听者自己得到答案。

赵元任先生有两篇讲“汉语的逻辑”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是：《汉语语法与逻辑杂谈》（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and logic），《汉语的逻辑如何运作》（How Chinese logic operates）。都是用英文写的，分别发表于1955年和1959年，后收录在《赵元任社会语言学论文集》（Dil ed. 1976）和《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吴宗济、赵新那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里。第一篇有汉语译文，载于后论文集的中文卷。本文是研读赵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和这两篇文章的心得，结合笔者近来对汉语词类和流水句的研究，进一步阐释“汉语的逻辑这个样，汉语是这样的”。

二 什么是“汉语的逻辑”

“汉语的逻辑”指什么？赵先生解释说，是指汉语中与句子真值（truth value）的运作有关的那个方面，探讨汉语的逻辑就是探讨那些基本的逻辑概念——“and”“or”“all”“if...then”“not”等——在汉语里是如何表达的，特别是如何用语法形式表达的。赵先生又说，汉语的逻辑运作必定受制于汉语自身允许的运作范围，换言之，因为汉语是这样的，所以汉语的逻辑是这样的。因此“要找出汉语逻辑运作的方式，实际是找出逻辑在汉语里的运作方式”。

三 汉语是这样的

赵先生在《中国话的文法》里说：“在所有汉语方言之间最大程度的一致性是在语法方面。我们可以说，除了某些小差别，例如，在吴语方言和广州方言中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后边（官话方言里次序相反），某

些南方方言中否定式可能补语的词序稍微不同,等等之外,汉语语法实际上是一致的。甚至连文言和白话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也只是文言里有较多的单音节词,较少的复合词,以及表示所在和所从来的介词短语可以放在动词之后而不是一概放在动词之前。此外,文言的语法结构基本上和现代汉语相同。”(吕译本《汉语口语语法》第13页)在懂得很多种汉语方言的赵先生眼中,方言的语法是大同小异。当前我们大力提倡方言语法的研究,是以研究方言之间的差异为主,而且差异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一些,这对于推进汉语语法的研究无疑十分重要,但是我们仍然不可忽视赵先生“汉语语法大体上一致”这个基本判断,从总体上把握汉语语法有别于其他语言,特别是印欧语的特点,仍然是更加重要的。也只有更好地把握汉语的总体特点,方言语法的研究才会进行得更加有效。

在赵先生的眼中,跟其他语言,特别是印欧语比较,汉语是怎样的呢?是这样的:

(1) 汉语语法依靠四个要素:虚词、词序、层次结构、超音段成分。关于词序,主语一律位于谓语之前,修饰语一律位于被修饰语之前^①。超音段成分,它是汉语语法的要素之一。四个要素没有一个是单单为逻辑运作服务的,它们都还有逻辑以外的功能。

(2) 整句由两个零句(没有主语或没有谓语的句子)组成,零句是根本,零句可以独立,不是只有主谓齐全的句子才是正常的句子。

(3) 主语和谓语的关系是话题和说明的关系,主语就是话题,谓语就是说明,因此主谓联系可以是松弛的,联系紧密的主谓关系只是话题——说明关系的一个特例。主谓结构可以做谓语,句子可以有多重主语。

(4) 整句中主语和谓语可能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没有限制。主语可以是动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谓语可以是名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从形式着眼谓语不宜区分为名词性谓语和动词性谓语,适合的区分是分“肯定性(assertive)谓语”和“叙述性(narrative)谓语”。

以上四点都是在《中国话的文法》里论述的,第一点总述,后三点分

^① 赵元任(1970)甚至认为,广东话“俾啲水我添”(再给我添点水)里后置于动词的“添”在句法上“最好是当作并列结构的第二项”,“你去先”也可分析为“你去的是先(一件事)”。

说,沈家煊(2012b)将其概括为赵先生的“零句说”“主语话题说”“谓语类型说”,并且论证从这“三说”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名动包含说”(沈家煊2007,2009,2010a,2012a):汉语的名词包含动词,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动态名词”,这意味着汉语的动词和动词短语以及句子的谓语不仅有陈述性而且有指称性。沈文还说明,这“三说”能解释汉语为何“特多流水句”,流水句除了有“指称性”还具有本文开头所说的“并置性”,即不用任何关联词语,并置的句段就能表达意义上的各种关联。

四 汉语的逻辑是这样的

因为汉语的整句由两个零句组成,零句是根本,所以探讨句子的真值就必须探讨零句(动词性零句如“有人”,名词性零句如“飞机!”)的真值。在这一概括说明之后,赵先生就以下一些方面来谈汉语逻辑的运作方式。

(一) $\Phi(a)$ 和 $R(a, b, c)$

汉语主语和谓语的联是松散的,主谓结构的含义并非像大多数印欧语言那样是动作者与动作的关系,而是话题与说明的关系。作为一个特例,动作者与动作的关系也含于其中。赵先生说,这种主谓关系跟逻辑函项式 $\Phi(a)$ 十分接近, a 不一定是某个动作 Φ 的动作者。当谓语动词为“是”时也是如此,如“我是两毛钱”,这不太符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如英语必须说“The thing I bought was priced at twenty cents”。笔者还想到一个例子,英语如果说“Many people have all come”也不合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ll”和“many”发生矛盾,所以不合英语语法,而汉语却可以说“很多人都来了”(现在很多讨论“都”的逻辑含义的文章都回避这一说法),原因也是汉语的主谓联系是松散的话题说明关系,接近现代逻辑形式 $\Phi(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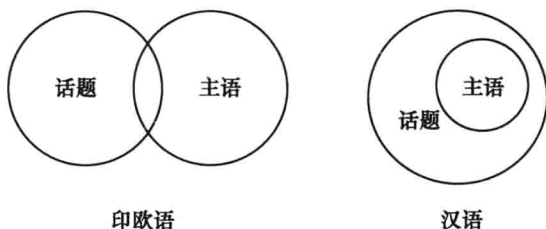
关心形式逻辑的人都注意到所谓的“实质蕴涵怪论”:任何命题都蕴涵真命题,而假命题则蕴涵任何命题。赵先生说,貌似怪论的实质蕴涵在汉语里有家喻户晓的表达形式,这个怪论在汉语的逻辑里显得并不怎么“怪”。例如汉语常说“假如 p 是真的,我就不姓王。”一个对言者来说为假的命题蕴涵了随便什么事情,甚至包括他“不姓王”这样的事情。又如“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这种事情才会发生。”不可能的事情要是发生

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包括“太阳从西边出来”这样的事情。我们分析,之所以在汉语里怪论不怪,还是因为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跟谓语的联系方式松散。按照赵先生的分析,条件小句在汉语里是话题也是主语,“假如 p 是真的”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都是主语,“我就不姓王”和“这种事情才会发生”都是谓语,主谓关系也接近 $\Phi(a)$ 。

汉语里主谓结构可以做谓语,所以句子可以有多重主语,形成多个主语带一个谓语 R 的形式,其中 $S-P$ 作为一个整体做 $S'-P'$ 中的 P' ,而这个 $S'-P'$ 再作为一个整体用作 $S''-P''$ 中的 P'' ,如“华盛顿11月21日美国人类学会开会”。赵先生说,这与现代西方逻辑中形式为 $R(a, b, c)$ 的分析法相容,按照这种逻辑,可以有任何多个“变目”(arguments)跟函项 R 发生关系。

另一方面,汉语只由谓语构成的句子也是一种常见的句型,如“有人”和“下雨了”。这种句子翻译成英语后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它们不过是一种易位的主谓结构,但是赵先生说这种理解不适用于汉语的实际情况,“下雨了”“走了水了”是典型的动宾结构,从语法的角度看,汉语的主—谓语序是没有例外的。

总之,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相当于西方语言里“主语”的东西在汉语里只是话题的一个“特例”而已。这就意味着汉语里主语和话题的关系不是分立的关系,而是“话题包含主语”的包含关系。我们将汉语和印欧语的这一差别图示如下:



换言之,印欧语的“主语”已经从语用范畴“话题”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与“话题”对立的句法范畴,而汉语的“主语”还没有从语用范畴“话题”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句法范畴,它还只是“话题”的一个特例。正是汉语的这个特点决定了汉语的主谓关系跟现代逻辑形式 $\Phi(a)$ 和 $R(a, b, c)$ 更加接近,也使得貌似怪论的实质蕴

涵在汉语的逻辑里显得并不怎么“怪”。

(二) 肯定和否定

赵先生说,印欧语的逻辑靠“肯定和否定”来运作,而汉语的逻辑是靠“真(True)和假(False)”来运作,用“同意不同意”的方式来表述。汉语里:如果同意“咱们没有香蕉”,就说“是的,咱们没有香蕉”;如果不同意“你一点没教养”,就说“不是,我有教养”。“是的”表示“你说的是真的,我同意”;“不是”表示“你说的是假的,我不同意”。而英语表示同意说“No, we have no bananas”,表示不同意说“Yes, I am a gentleman”,“Yes”和“No”分别表示肯定和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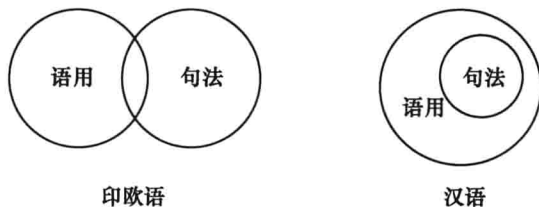
类型学家调查语言,首先调查句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疑问句首先调查是非问,对于是非问的应答有两种类型:“答句定位型”和“问答关系型”,两者的差别表现在是非问否定式的应答上。英语是答句定位型,针对否定式问句“Didn't John go there?”,如果实际他去了,用“yes”应答,因为答句是肯定句“he did”;如果实际他没去,用“no”应答,因为答句是否定句“he didn't”。汉语是问答关系型,针对否定式问句“老张没有去吗?”,如果实际他去了,用“不(不是,不对)”应答,因为答句“他去了”跟问句命题不一致;如果实际他没去,用“是(是的,对,对的)”应答,因为答句“他没去”跟问句命题一致。这方面日语的逻辑跟汉语型一样,俄语两种类型都用,但是答句定位型是基本的、无标记的型式。(刘丹青 2008: 26—27)

大家都有经验,中国人学英语和外国人学汉语在这个上面都常常搞错,引起误解,造成汉语和英语这一重要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赵先生虽然没有说明,但是可以从他描述的“汉语是这样的”中找到答案。答案是,英语是一种“句法型”语言,而汉语是一种“语用型”语言。句法型语言区分句法范畴:句子(sentence)、主谓和谓语、名词和动词,等等。语用型语言区分语用范畴:话段(utterance)、话题和说明、指称语和陈述语,等等。同样,肯定和否定是句法范畴和句法手段,同意和不同意是语用范畴和语用手段。汉语的应答词“是的”和“不是”既是对命题的真假判断,又是对言语行为“你说”所做的是非判断,实际上应答语“是的”经常说成“(你)说的是”,“不是”经常说成“(你)说的不是”:

(你)说的是,咱们没有香蕉。

(你)说的不是,我有教养。

“答句定位型”是句法型,只跟答句的肯定否定有关,“问答关系型”是语用型,不仅跟答句的肯定否定有关,还跟是否同意问句的命题有关。用“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理论来讲,表示同意不同意的手段在英语里已经语法化,成为谓语的肯定否定形式,而在汉语里这种语法化还没有实现,还仍然采用语用的手段。这跟赵先生指出的“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话题还没有“语法化”而成为主语)是一致的,跟赵先生指出的“汉语的句子以零句为根本”(这意味着“汉语的句子就是话段”,话段还没有“语法化”而成为句子)是一致的,跟笔者指出的“汉语的名词就是指称语、动词就是陈述语(指称语陈述语还没有“语法化”而成为名词动词)”的现象也是一致的。总之,句法和语用的关系,汉语和印欧语是不同的,区别可以图示如下:



正因为汉语的句法还包含在语用之内,所以我们说,汉语离开了语用就没有办法讲句法,或者没有多少句法可讲。沈家煊(2012c)将汉语这种句法和语用的关系概括为“用体包含”,作为语言结构之“体”的句法包含在语用之内。

汉语的逻辑靠真和假来运作,这个特点还跟汉语谓语有指称性有关系。汉语里的“零句”一律具有指称性,这可以从赵先生的“零句说”推导出来:

- ∴ 零句能做整句的主语。
- ∴ 主语是指称性的话题。

∴ 零句具有指称性。

谓语也是零句,所以谓语(一般为动词性的)也有指称性。汉语的谓语有指称性,这也是汉语的逻辑注重“真和假”的一个原因。判断真假既对陈述的“事”(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也对指称的“物”(这样东西是真是假?),归根结底是对指称的“物”,因为“事”也可视为抽象的“物”。我们判断“这样东西是真还是假”,但是一般不会判断“这样东西是肯定还是否定”,肯定否定一般只是对“事”不对“物”。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在于,英语表示肯定否定的“yes”和“no”是针对句子的陈述性谓语的应答,汉语表示真和假的“是的”和“不是”是针对指称性话段(包括名词性零句和动词性零句)的应答。

(三) “There is”

赵先生说,“‘There is’无法直译成汉语,汉语里只有‘有’。‘There is a man’译成‘有人’。……碰巧的是,‘There is’与‘has’都译作‘有’,而‘有’字与作‘是’字解的‘is’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西方哲学中有关‘存在’(being)的问题很难用汉语说清楚,除非特别切断‘存在’与‘是’的联系,把它与‘有’挂钩。”^①

为什么汉语的逻辑里没有“*There is*”这个概念呢?沈家煊(2010b)给“是”“存有”“拥有”三个概念画出一张“语义地图”,英语和汉语在地图上的划分方式是不一样的:

概念	英语	汉语
是	be	“是”
存有		“有”
拥有	have	

① 汉语很难说清楚西方哲学中的“存在”(being)问题,可以从宋继杰(2011)主编的论集中看出。

汉语里“有”是“有”，“是”是“是”，“有”和“是”是两个分立的观念，各有各的表达词。否定形式也不一样，否定“有”有否定“有”的否定词“没”，否定“是”有否定“是”的否定词“不”。英语表达“是”的概念用“be”，表达“存有”的概念用“there be”，仍然离不开“be”。否定“be”用“not”，否定“there be”还是用“not”，可见英语里“是”和“有”是不怎么分的，“there be”（有）也是一种“be”（是）。英语“have”表“拥有”，“（there）be”表“存有”，这两个概念倒是分开的。从上图可以看出，英语“be”是一大块，包括“是”和“存有”两个概念，汉语“有”是一大块，包括“存有”和“拥有”两个概念。由此也可以说，英语注重“是”（be）而汉语注重“有”。“是”的注意点在“做不做这件事”，“做不做这件事”跟“是不是这件事”一样是个“是非”问题，而“有”的注意点在“有没有这件事”，不是“是非”问题而是个“有无”问题。有无问题属于直陈的语气，“是非”问题是主观判断，属于非直陈语气。汉语“是”字的源头跟“指示”有关，引申义跟“是非”有关，都有主观性和非直陈性。汉语的“有”字三千年来同时表“拥有”和“存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拥有”和“存在”有紧密的联系，可以互相转化，“X 拥有 Y”意味着“X 那儿存在着 Y”，请比较：

你还有多少钱？

你手里还有多少钱？

中国人学英语，老师首先告诉他“there is”的用法，提醒不要把“公园里有很多游人”说成“The park has many people”，要说“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park”。西方人学汉语，经常听到他们该说“山上有座庙”的时候犹豫不决，说成“山上是座庙”。对西方人来说，“to be”还是“not to be”，这是个首要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有”还是“无”，这是个首要问题。

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倒是都能用同一个否定词“没”来否定，对中国人来说“有没有这样东西”和“有没有这件事情”的区分并不重要：

有车	没有车/没车	有没有车
有去	没有去/没去	有没有去

“有去”在普通话里不怎么说，但是现在受南方方言的影响这样说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很自然，古代汉语就能这么说么！汉语历史上否定词在更替，但是不管哪个时期总是有一个否定词既否定名词又否定动词。汉语的名词和动词也都能用“是”来否定，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这样东西”和“是不是这件事情”的区分也不重要：

是学生	不是学生	是不是学生
是上学	不是上学	是不是上学

跟汉语相反，英语里“是”(be)和“有”(there be)不怎么区分，注重的是“有没有或是不是这样东西”(没有或不是用“no”)和“有没有或是不是这件事情”(没有或不是用“not”)的区分，所以首先区分的是“否定名词”和“否定动词”。

总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印欧语“名动分立”而“是有包含”，“有”(there be)也是一种“是”(be)，汉语“是有分立”而“名动包含”，动词也是一种名词。这就是汉语逻辑里没有“there is”这个概念的深层原因。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个解释跟赵先生关于汉语谓语类型的观点互相吻合，即“汉语是这样的”，它的谓语在形式上无法区分名词性谓语和动词性谓语，从形式上能区分的是“肯定性谓语”(可带“是”)和“叙述性谓语”(可带“有/了”)，这种区分“横贯”(cut across)名词和动词两类(沈家煊 2012b)。关于汉语的“名动包含说”请参看沈家煊(2007, 2009, 2010a, 2012a)诸文的论证。

(四) “Not” “all” “some”

赵先生说，汉语否定一个陈述用否定词“不”，遵循修饰语先于被修饰语的一般原则，位于谓语前。他又说汉语没有相当于英语“no”的形容词，“No one comes”用汉语来说是“没有人来”，因此西方关于“nothing”“nobody”等等的那些哲学问题或者笑话很难翻译成汉语(现在有一首很火的韩语流行歌，反复吟唱“I’m nobody”)，因为形容词“no”是用“副词+动词”的形式“没有”(there is not 或 have not)来表达的。

赵先生还指出，汉语里也没有一个一般的形容词或代词与英语的

“all”对应,“all”的概念与“not”一样在汉语里是用副词来表达的,一般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进“都”“全”或文言的“皆”。西方人初学汉语时的通病就是把“都”放在主语前。“凡”(或“凡是”)貌似形容词,经常被翻译家用来与“all”对应,如“凡人皆有死”,“凡是发亮的都是金子”,其实这些都是乔装打扮的“if...then”句式,汉语里“if”的成分经常省略,相当于“then”的成分在后头有另一个副词(如“皆”和“都”)的情形下也可以省略。这样一来“凡是发亮的都是金子”按逻辑结构译成英语就成了: Generally being | glittering | | things | | | in all cases | are | | gold. 逻辑学教材经常花大量篇幅来讨论西方语言里“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这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有“发亮的都不是金子”和“发亮的都不是金子”两种意思),而在汉语里“all”都是用副词来表达,而且修饰语总是先于被修饰语,所以区分“不都”和“都不”的逻辑含义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汉语里也没有与“some”相当的形容词,正如没有与“all”相当的形容词。“Some men tell truth”的正常汉语是“有的人说真话”。“有”相当于“has”或“there is”,“的”是一个表从属关系的后缀词,“有的人”意为“men that there are”。换言之,“some men tell truth”用汉语表达就是“有(的)人说真话”,赵先生说这正好是现代逻辑($\exists x$) ■ $\Phi(x)$ 的直接解读,而用英语来解读这个公式通常是“*There is an x such that...*”这种较为复杂的说法。赵先生还解释说,汉语的逻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兼为前面动词“有”的宾语和后面谓语“说真话”的主语,这跟汉语造句法的精神——谓语总是跟在主语后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想补充,这也跟汉语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就是话题和说明的关系是一致的,说明如下。

汉语多“兼语式”,如“我们派他作代表”“他请你帮忙”“有人说真话”。“兼语”既是前面动词的宾语又是后面动词的主语。兼语式跟宾语小句不同,兼语不能挪到前头去,但是兼语拷贝的话就可以前挪:

你想我怎么办呐? → 我怎么办呐, 你想? (宾语小句)

你叫我怎么办呐? → * 我怎么办呐, 你叫? (兼语式)

我怎么办呐, 你叫我? (兼语“我”拷贝)

赵先生用这个例子证明兼语既不是单纯的主语也不是单纯的宾语，确实是“兼”主语和宾语，所以吕叔湘（1979：84）指出兼语式不适合层次分析和“二分法”。英语“saw him run”中的“him run”要是像叶斯帕森在《分析句法》里那样分析成主谓关系就比较勉强，因为 him 明明是宾格形式，而在汉语里这样分析就再自然不过，因为没有主格宾格的形式区别。前面说过，汉语的主谓关系就是话题和说明的关系，在“链式的”话题一说明结构中，前一个结构的说明或说明的一部分无须任何形态标识就可以直接成为后一个结构的话题（沈家煊 2012b），兼语式“我们派他作代表”只不过是“我们派他，他作代表”这种链式话题结构的紧缩形式而已。这是造成汉语多兼语式的一个原因，因此也是汉语“有（的）人说真话”直接解读逻辑公式（ $\exists x$ ）■ $\Phi(x)$ 的原因。

我们还想指出的是，汉语里没有相当于英语“no, all, some”的形容词，这还跟汉语是“名动包含”有关系。按照“名动包含说”，汉语的实词天然的具有名词性，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汉语的名词本身不受否定（吕叔湘 1942/1982：234）。汉语的名词都是物质名词（mass noun），没有可数不可数的区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事物的存在天然就是物质存在，所以名词本身也不受全称量和部分量的限定。汉语是用否定和量化跟“物”牵连的“事”的办法来否定和量化“物”，“事”也是“物”，一种“动态的物”“事物”。也正因为汉语的动词也是一种名词，所以汉语的形容词既修饰名词也修饰动词，如“快车”和“快跑”是同一个“快”，不同于英语的形容词只修饰名词不修饰动词。

（五）“And”，“or”

赵先生说，汉语没有与英语“and”对应的真正的合取词，表达并列关系靠的只是词语的并置（juxtaposition）。看似相当于“and”的“跟、同、和”和文言的“及、与”，以及“又……又……，并且、而且、也”和文言的“而”，它们主要是一个接续助词（resumptive word），而且都可以不出现，如“先生太太不在家”“他老打人骂人”，而逻辑上合取的简化表示就是并置。Morris Swadesh 编过一个“与文化无关的二百词”词表，供调查语言之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前 5 个词为：all, and, animal, ashes, at。赵先生说其中的“all”“and”“at”就很难在汉语里找到对等词，可见它们根本就不是与文化无关的，至多是印欧语的特征。